湘江副刊
潮头
主编：曹辉
投稿邮箱：xiangjiangzhoukan@163.com

湘江头条



浯溪碑林风光。周先忠 摄（湖南图片库）



柳子庙。雷中祥 摄（湖南图片库）

两条小溪，安放此心

刘鲁颂

湖南永州有两条小溪特别出名，一条叫浯溪，一条叫愚溪，日夜流淌在潇湘之畔的崇山峻岭之间，景色秀美。不过，如今人们慕名前往，赏景是其次，主要目的是去探访两位在此开启文脉之源的唐人，一个是元结，一个是柳宗元。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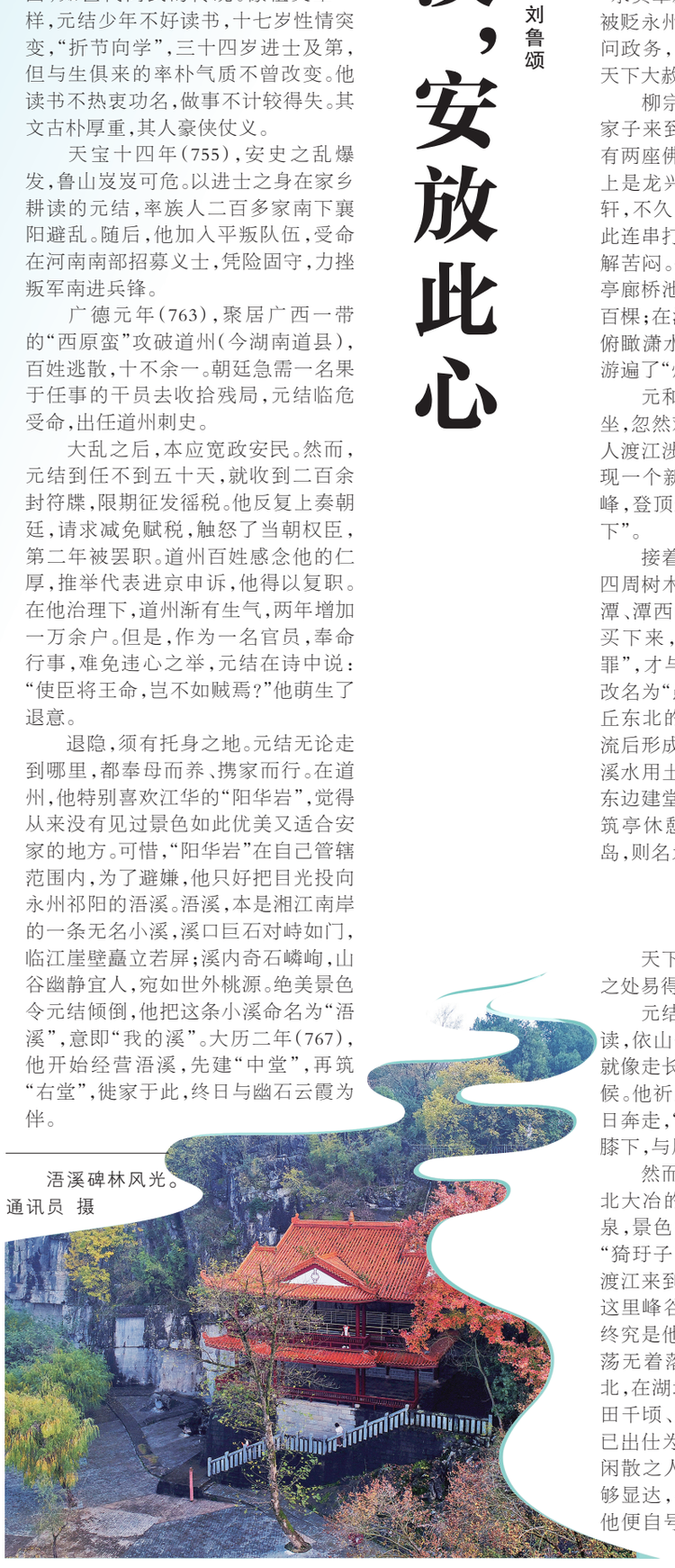
元结是河南鲁山人，他的家族有鲜卑血统，虽经数百年深度汉化，依然保留着胡人的痕迹，如容貌俊美的基因，如世代尚武的传统。像祖父辈一样，元结少年不好读书，十七岁性情突变，“折节向学”，三十四岁进士及第，但与生俱来的率朴气质不曾改变。他读书不热衷功名，做事不计较得失。其文古朴厚重，其人豪侠仗义。

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鲁山岌岌可危。以进士之身在家乡耕读的元结，率族人二百多家南下襄阳避乱。随后，他加入平叛队伍，受命在河南南部招募义士，凭险固守，力挫叛军南进兵锋。

广德元年（763），聚居广西一带的“西原蛮”攻破道州（今湖南道县），百姓逃散，十不余一。朝廷急需一名果于任事的干员去收拾残局，元结临危受命，出任道州刺史。

大乱之后，本应宽政安民。然而，元结到任不到五十天，就收到二百余封符牒，限期征发徭税。他反复上奏朝廷，请求减免赋税，触怒了当朝权臣，第二年被罢职。道州百姓感念他的仁厚，推举代表进京申诉，他得以复职。在他治理下，道州渐有生气，两年增加一万余户。但是，作为一名官员，奉命行事，难免违心之举，元结在诗中说：“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他萌生了退意。

退隐，须有托身之地。元结无论走到哪里，都奉母而养、携家而行。在道州，他特别喜欢江华的“阳华岩”，觉得从来没有见过景色如此优美又适合安家的地方。可惜，“阳华岩”在自己管辖范围内，为了避嫌，他只好把目光投向永州祁阳的浯溪。浯溪，本是湘江南岸的一条无名小溪，溪口巨石对峙如门，临江崖壁矗立若屏；溪内奇石嶙峋，山谷幽静宜人，宛如世外桃源。绝美景色令元结倾倒，他把这条小溪命名为“浯溪”，意即“我的溪”。大历二年（767），他开始经营浯溪，先建“中堂”，再筑“右堂”，徙家于此，终日与幽石云霞为伴。



浯溪碑林风光。通讯员 摄

二

大历八年（773），元结病逝的第二年，柳宗元出生。如果说，元结的人生是激流，跌宕曲折；那么，柳宗元的人生就是瀑布，青少年安如平流，中年忽然跌落谷底，之后深水静流。

河东柳氏非常显赫，不过由于柳宗元的高祖辈卷入残酷的政治斗争，家族受到株连，三代没有出过高官。但崇文重学的家族传统没有丢，柳宗元四岁能背诵古赋，少年便成才名。他生活的时代，安史之乱虽已平定多年，但尖锐的社会矛盾愈演愈烈。他七岁时，唐德宗继位，着手实施税制改革，企图抑制藩镇，最后酿成“泾原之变”，叛军攻破长安，皇帝仓皇出逃，从此二十年不提削藩之事。不过在太子身边却聚集了一个激进的文官群体，二十一岁进士及第的柳宗元就是其中一员。贞元二十一年（805），太子登基，在两位老师——太子侍读王叔文、太子侍书王伾推动下，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新运动，裁宦官、抑藩镇、减苛税、罢宫市，矛头直指当时所有的利益主体。柳宗元从一名正八品的见习监察御史，被破格提拔为从六品的礼部员外郎，参与一系列革新筹划。但是，这种不以实力作后盾的政治行动注定失败，半年后新君被迫逊位，“永贞革新”胎死腹中，骨干全部被贬。柳宗元被贬永州，享受司马一职的生活待遇，不得过问政务，不得擅离州境，朝廷甚至敕令：纵有天下大赦，也不得量移内调。

柳宗元带着母亲、弟弟、表弟、儿子一大家子来到永州。潇水东岸，永州城内，东山上有两座佛寺，北面山峰上是法华寺，南面山陵上是龙兴寺。柳宗元一家就寄住在龙兴寺西轩，不久后，母亲和幼女相继病亡。柳宗元遭此连串打击，内心何其痛苦，只能在山水中消解苦闷。他在龙兴寺东墙外的无主小丘修筑亭廊桥池，添置嘉卉美石，种植各类树木近三百棵；在法华寺西侧高岸上修筑“西亭”，借以俯瞰潇水、消磨时光。他还四处出游，四年内游遍了“州之山水有异态者”。

元和四年（809）九月，柳宗元在“西亭”闲坐，忽然对潇水西岸的山峰产生兴趣，便令仆人渡江涉溪水而上，开出一条山道，意外地发现一个新天地。原来这座山才是永州的最高峰，登顶远眺，周围数州的土地“皆在衽席之下”。

接着，他在山麓溪水深处发现一口深潭，四周树木环绕、飞泉如练。柳宗元便将这口深潭、潭西的小丘以及小丘东北的一大块土地买下来，把家迁到此处。想到自己“以愚触罪”，才与这里的山水结缘，便将入山的溪流改名为“愚溪”；把所买小丘叫作“愚丘”；把小丘东北的六口泉眼叫作“愚泉”；六口泉水合流后形成一条南流的小溪，取名为“愚沟”；将溪水用土石堰塞成池，取名为“愚池”；在池水东边建堂居住，取名为“愚堂”；在池水的南边筑亭休憩，取名为“愚亭”；池中高地盎然成岛，则名为“愚岛”。

三

天下之大，好山好水随处都有。然则安家之处易得，安心之所难觅。

元结曾在家乡商余山购得数十亩土地耕读，依山傍水修建堂宇亭庑。他说：人的一生就像走长途，路没有尽头，但人终有停步的时候。他祈愿天下太平、风调雨顺，自己无须终日奔走，“耕艺山田，兼备药石，与兄弟承欢于膝下，与朋友和乐于琴酒”。

然而，安史之乱让他不能安身，他逃到湖北大冶的“猗玗洞”结庐为家，这里有山石林泉，景色绝胜，但要与虎蛇争地，此时他自号“猗玗子”，不羁姿态难掩心中落寞。随后，他渡江来到江西九江的“濮溪”，借地安家渔耕。这里峰谷回映、溪流通舍，可称鱼米之乡，但终究是他人资产，此时他自号“浪生”，满是飘荡无着落的况味。一年后，他又举家迁往江北，在湖北鄂州“樊上”一带开荒渔耕，这里良田千顷、江流百回，但毕竟鱼龙混杂，此时他已出仕为官，在周围的人看来，像他这样一个闲散之人，性格耿直，不肯巴结权贵，居然能够显达，有人叫他“漫郎”，有人叫他“聱叟”，他便自号“漫叟”，豁达之中多少有些游戏人生的自嘲。

离开故土，辗转千里，元结寻得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地方。

在湖南四年，他看过不少好山好水，为它们命名、赋诗、作铭，但那都是别人的山、别人的水、别人的家，唯有浯溪，才是“我的溪”。大约是在这种心境下，元结自创一个“峿”字，将溪边山峰称为“峿台”，意为“我的台”；自创一个“庳”字，将溪边巨石上的木亭称为“（庳）颜”，意为“我的亭”。为了强调“我的”这个属性，他还专门为它们撰写铭文，请朋友用古奥篆体书写，刻在临江的石壁上。

这是元结的专属世界，三篇摩崖铭文是他与天地的契约。他曾说：“古人乡无君子，则与云山为友；里无君子，则与松柏为友；坐无君子，则与琴酒为友。”在动荡的年代、浑浊的世界，元结这位耿介君子，终于在湖湘大地找到了安放心灵的场所。

四十年以后，柳宗元也在这块土地寻觅心安之处。刚到永州时，他痛苦到了极点，住进佛寺，便是试图与自己和解。龙兴寺西轩，房门本是朝北开的，采光昏暗，他就在西墙新开一道门，房内顿时敞亮起来，潇水江景、对岸群山尽收眼底。

房间还是原来的房间，几席还是原来的几席，换一个角度，便能一扫过去的晦暗，绝妙风光扑面而来。柳宗元若有所悟：谁能在我的心房也开这么一道门呢？其实，除了他自己，谁也无法为他打开这道心门。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无法走出心中迷障，终日游荡山水之间，“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醉生梦死一般。直到发现愚溪，心中的这道门豁然大开，他把一切遭遇与痛苦归结为一个“愚”字，宣布向过往告别。

愚溪，使他“乐居夷而忘故土”，让他“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愚溪，让他找回本心，重获新生，开始以一种审美的心态看待眼前的一切，于是，一篇篇山水游记自他笔底流出，成就一座耀眼的文学高峰。

四

人生在世，谁又能真的挣脱尘网呢？

元结在浯溪生活不到一年。大历三年（768），朝廷征召他为容管经略使。容管经略使的治所远在距永州千里之遥的容州（今广西容县），统领十州。多年来，容州一直被“西原蛮”占据。此时，母亲年事已高、行动不便，元结请辞不准，只好留下母亲，孤身赴任。他大智大勇，单车深入容州腹地，抚谕蛮酋，六十天之内收复八州，不费一兵一卒。第二年，母亲去世，他向朝廷反复请求离职丁忧，几至泣血，誓言料理完母亲后事，只要自己还有一口气，就一定复出效命。就这样，他回到浯溪为母亲守孝，度过人生最平静的二十七个月。英雄暮年，似乎要给自己的人生一个交代，元结找出自己十年前的旧作《大唐中兴颂》，请抚州刺史颜真卿书写，镌刻于浯溪临江的崖壁上，大气磅礴的文章，雄浑中正的字体，仿佛天地绝响，历经千载而不湮灭。丁忧期满，他信守誓言，远赴长安，等待朝廷驱使。此刻，他终于走到了人生的终点，抵达长安没多久，就在旅舍溘然长逝。

柳宗元在愚溪生活了五年。他虽将《八愚诗》刻于溪石，但家国忧思并未因此淡忘，只是感情更接地气、眼光更加冷峻、思想更加深刻。他以永州百姓的真实故事，写出《捕蛇者说》等杂说，无情鞭挞“苛政猛于虎”的残酷现实；他用动物讽人，写出一系列寓言故事，暗喻“永贞革新”失败的惨痛教训；他借史立论，写出气魄宏大、堪称唐代古文运动巅峰之作的《封建论》，为维护中央政权提供理论支持。元和十年（815），柳宗元在永州度过十年时光后，终于应诏回京，但不得量移内调的禁令仿佛一道魔咒，他被任命为柳州刺史，去到了比永州更远的远方。四年后，他病逝于任上，年仅四十七岁。

元结去世五十年后，人们开始仿效他到浯溪摩崖石刻，历经朝代更替、人世变幻而不辍，最后竟达五百零五块，“浯溪摩崖”成为罕见的文化瑰宝。尽管柳宗元刻于溪石的诗文湮没无存，但千余年来人们传诵不绝，堪称不朽。

宋儒张载曾言“为天地立心”，许多人疑问：何谓天地之心？其实，早在唐代，元结和柳宗元就给出了答案，他们要寻觅和安放的本心，不就是天地之心吗？

金石之路：贯通三大水系的国际水路通道

张京华

中国古代有一条贯通珠江、长江、黄河三大水系，并且连通灵渠和大运河水利工程的国际水路通道，其南端由越南河内连通东南亚，北端由北京连通东北亚，全程大约一万二千华里。这条通道在唐虞时期肇端，在秦汉时期确立，在唐宋时期成熟，在元明清时期更是成为越南使程的主要通道。

它以越南河内为南端起点。明代邓钟《安南图志》记载，越南“西至老挝宣慰司五百七十里，占城国界一千九百里”。清盛庆绂《越南地舆图说》记载“越南壤地，接夹南掌、哀牢、老挝，万象、暹罗诸国”，由越南进而可以到达占城、真腊、三佛齐、农耐、柬埔寨、爪哇。《清史稿·越南传》说到达越南道路有三，“出广西镇南关为正道”。

这条通道南起越南河内、昭德台、友谊关，经广西明江、左江、邕江、郁江、浔江、桂江、漓江到达灵渠，穿越陡门到达湘江全境，再沿长江到达扬州，转入大运河，直达北京积水潭。它通过越南河内连接东南亚，通过北京四译馆接连东北亚，是以内陆水运为主体的连接中国和越南进而拓展到东南亚和东北亚的古代国际交通要道。河内与北京直线距离约两千公里，古代水路约一万二千华里。

就湖南悠久的历史文化而言，由出土简帛和摩崖石刻所构成的文物文字，以及圣贤过化、越南使程、潇湘八景、理学传承，都沿这条通道分布。因此，择取摩崖石刻作为代表性的物象，可以将这条通道称之为“金石之路”。“金石之路”的研究保护和开发建设，对于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建设、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具有积极意义，对于“一带一路”的宏大构想具有辅助作用。

六大元素的重叠萃聚

“金石之路”以潇湘邕漓水路沿线遍布摩崖石刻而命名。这条水路通道以摩崖石刻为代表性标志，但其概念内涵并不限于摩崖石刻。“金石之路”的概念至少包含着地理上的潇湘邕漓水路、考古上的文物文字之路、人文上的圣贤过化之路、外交上的燕韬使程之路、美学上的潇湘八景之路、思想上的理学传承之路，共计六大元素，反复重叠，反复积累，最终凝练出走向世界的“金石之路”的丰富内涵。

“潇湘”这个地名一经出现，就注定了它的不同凡响，注定了它将为全国乃至世界作出重要的贡献。

潇湘以“清深”得名，是中国古代第一清澈江川。历史上在此发生了羲和宅交阯、舜帝南巡狩、秦始皇设郡县、汉武帝发楼船、伏波将军马援立铜柱等重大事件，也诞生了《列女传·有虞二妃传》所记载的中国古代第一爱情故事，《二十四孝·孝感动天》所总结的中国古代第一孝悌故事。尤其重要的是，产生了《九歌》和辞赋之祖屈原，产生了《太极图》和理学之祖周敦颐，产生了岳麓书院和朱张会讲，产生了《船山全书》和实学巨擘王夫之，成为中华文明五千年史的标志性元素。

对于湖南而言，“金石之路”中最精彩的段落在于湖南，而湖南悠久的历史文化中最具有世界意义的元素也萃聚于此。

“金石之路”与“一带一路”的合纵连横

“金石之路”以北京为北端起点。明清时期越南使者到达北京以后，将在四译馆与朝鲜、日本、琉球等各国使者相遇。

因此，贯通三大水系的“金石之路”构成了与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南北串联的第三条国际通道。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一南一北，大体呈东西走向，而“金石之路”则大体上呈南北走向，不仅贯通珠江、长江、黄河三大水系，而且进而连通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具有合纵之势，“金石之路”具有连横之势。

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通过“金石之路”而南北连通，三条通道大体以中原为中心，呈“工”字分布，以“天工开物”的姿态，守护住我国的大部分国土和疆域。

在古代文化交通史上，“金石之路”与“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同样伟大，也同样重要。

灵渠和大运河均为人类伟大的水利工程，贯通中国三大水系的金石之路使得大运河的实际作用从南达杭州延展到南达河内，从国内通道扩展到国际通道。

“金石之路”的日译和英译

丝绸之路起源于长安或洛阳，横亘亚欧大陆，是古代中国与中亚、欧洲、北非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往来的重要通道。1877年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首次提出“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的概念。汉代张骞通西域，是中西交通史的“凿空”之举。

海上丝绸之路起源于广州、泉州、宁波三个港口，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经南海、印度洋到达西亚、非洲。1913年法国东方学家沙畹首次提出“海上丝绸之路”（Maritime Silk Road）的概念。明代郑和下西洋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顶峰。

金石之路是国际通道，“金石之路”的英文、日文翻译以准确、简短为宜。

丝绸之路英文为The Silk Road，海上丝绸之路英文名为Maritime Silk Road。“金石”意为“契刻”“石刻”，英文为stone carving，因此“金石之路”的英文名称宜为The carving Road。

“丝绸之路”的日文翻译是“絹の道”。因此，“金石之路”的日译宜为“石の道”。

“金石之路”以摩崖石刻作为具体物象。自宋赵明诚《金石录》、欧阳修《集古录》以来属于“金石学”范畴。“石者，天地之骨也。”古人称“金石永寿”“金石延年”。金石是贞吉，金石是垂远，金石是志坚，金石是文明，“金石”象征着牢固可靠的文化主体和文化自信。

（作者系湘南学院教授）



湘江沿岸青山苍翠。蔡小平 摄（湖南图片库）